

不虚美 不隐恶

——王世国先生《当代书法评鉴》读后

■吴又华
(广东省书法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人们总是爱听赞美的话,这是人性的弱点。所以,那些时常充盈报刊和网络等各种媒体上的所谓评论文章,洋洋洒洒,千言万语,其实都属于“永远正确的废话”。现在,终于看到像王世国先生这样的书法评论家,有胆识,有勇气,且也有真知灼见,敢于针砭时弊,直指书坛丑恶现象,以及对书法名家及其作品的大胆剖析。《当代书法评鉴》就像是蓝天中飘来一朵白云。

本书对书法的评鉴具体而深刻,上至于右任、沙孟海、林散之,下到刘洪彪、石开、沃兴华、曾翔等,作者直指这些名家书作本体,还配有作品图片,然后以其艺术表现的优劣事实为依据,从书史的深度和美学的高度,评头论足,解剖分析,“坏处说坏,好处说好”(鲁迅)。这让读者看得透彻、清楚、明白,大呼过瘾!作者这种“直指本心”式的书法品鉴与批评,在当今书坛难能可贵。只有这样“不虚美,不隐恶”,才能有益于书家和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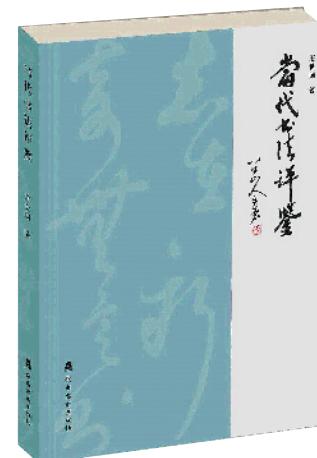
我认为,这本著作的突出特点和价值有四:

一是在评论对象上,虽然是当代,但是又以史为鉴,显示出作者深厚的书法史学的积累和功力。本书在评论书家时,就是把他们放在书史的坐标中去衡量优劣得失。如分析沙孟海书法的笔法墨法,就论述他突破帖派清新俊逸的行书传统,把行书艺术的笔

墨趣味提高到了一个新境界;并且比较分析他的浓墨与王铎的“涨墨”、林散之的蘸水的不同妙处。这就使读者更加清楚地认识沙孟海的书法特色。不仅如此,作者在批评当代书坛时弊和丑陋现象、阐述深奥的书道问题时,也是常将书史上书家史实和书法掌故,信手拈来,使令人困惑的问题变得浅显易懂。

二是在书法品鉴中,本书能够深入阐述作者的书法艺术主张和价值取向,将其多年对书法的研究心得和自己创作的实践经验,和盘托出,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例如“书道心语”一章中,作者指出:“20世纪以来,以视觉图像为主导的‘视觉文化’,逐步取代了以语言文字为主导的‘印刷文化’,成为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文化形态,从而开启了一个‘读图时代’。”当代书家必须直面从“读文”到“读图”的时代变迁,不能再作没有思想的“抄书匠”。这种观点可谓振聋发聩。作者是一位精于狂草的书法家,所以他把自己多年来积累的对草书的见解都写在书中,对读者学习和认识草书大有裨益。

三是本书不作隔靴搔痒之说,评论中能够直截了当地批评书法名家创作中的不足之处,毫不遮掩,可谓“不虚美,不隐恶”,显示出评论家的胆识和勇气。例如,既肯定沈鹏草书虬屈拗折的美感,又批评其“结字造型少奇姿、点画线条少意味,不够耐看”“最终未能达到大师级至美境界”,既赞扬胡抗美的探索和创新精神,又指出他“越



■《当代书法评鉴》王世国著

是想通过错杂不齐的形式,构建出一种自然状态,结果反倒因为人为设计过多,越发显得造作、不够自然”,如此等等,本书评论许多名家都是“好处说好,坏处说坏”。

四是本书内容丰富,行文直白流畅。全书以论文汇集的方式呈现,由“书法品鉴”“书法辣评”“书家评论”“书道心语”“媒体访谈”五个章节组成。通读之后,觉得全书由始至终语言朴实无华,通俗易懂,没有时下一些评论文章故作高深,让人雾里看花的毛病。但是,并没有因为作者平铺直叙的评说,加上颇为火辣的点评而显得过火。同样,文中所论的人与事,行文措辞给人的感觉是,不会因为这些“麻辣”成分的存在而有哗众取宠之嫌。由此,足见作者对于书法批评分寸的拿捏相当娴熟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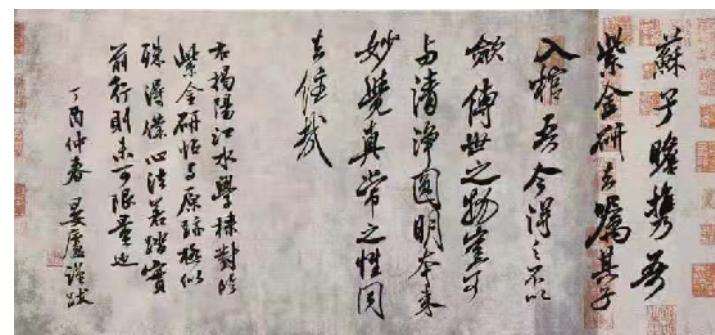
行文至此,我还想说一句:《当代书法评鉴》有其独特的学术价值。读者不但可以从中解读到当代名家书法创作的奥妙,汲取经验,也可窥见他们每一件作品背后的真实“故事”。

在东西文化交融中找准坐标系

■江水(广东省书法评论家协会理事)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世界是平的,也是多样的;文化是交融的,也是多元的。要自信地把书法创作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摆在世界文化中来认识,但也坚定地在东西文化交融中找准我们的坐标系。

我们谈书法创作首先要知道谈的是“中国”书法,对书法这个最具中国美学意义的艺术要有一个基本的自信。这本来是一个浅显的,似乎不是问题的问题,但其实却是追根溯源、正本清源必须明确且根本性的问题。不然就会出现,有的人套用油画、素描、水彩等西方话语,以及与之相配套的线条、色彩、造型等艺术术语,并以之为唯一艺术评价坐标系直接用来衡量“中国书画”,就连咱们中国书法,有的甚至妄图用西方几句话语就想一言以概之,着实大言而不惭。究其实,这些话语术语引用得一套一套,说起来似乎“体系完整”,听起来好象“得其纲领”,但许多则是瞎子摸象、偷换概念、本末倒置、以偏概全、断章取义、不得要领,诸如此类话语无庸作过多之评判,关键是这些比照的坐标从一开始已经不恰当。我们是非常赞同“艺术无国界”的,但更要记住“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因为这两句话本身并无矛盾且是统一的。“无国界”告诉我们要交流要包容要敢于借鉴吸纳,“民族的”提醒我们要传承要坚守要善于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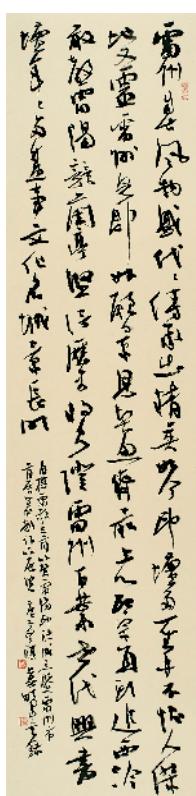
■江水临《米芾紫金研帖》,曹宝麟跋

广呈现。西方,曾经以至现在都有许多值得“借鉴吸纳”的强大之处,所以西方时常也伴随着强大的优越感而“强势”,甚至“霸道”。东方的,特别是咱们中华文化,包含着许多值得“推广呈现”的绵延之道。

“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美”才是统一性,这不关乎地域天气,也不存在“皮肤”的优越性;美的方式可以多样性,不是东方代替西方、西方代替东方,才不会闹“热带的人得经常穿棉袄,南北极只得穿薄衣”的怪事。当然,咱们大可不必担心这样的世界会死气沉沉,因为“美”天生具有“包容的属性”,它拒绝的“包容”只是“占有式”的“包揽”,所谓“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已经非常完整告诉我们东西方文化应如何相处。东西半球总是合体的,东西文化也无法分

割,究竟东西方文化谁更闪亮,历史会告诉我们的。咱们同样大可不必因为毕加索说“真正的艺术在东方”,就以为然而沾沾自喜,更不应总是以为“西方月亮总比东方圆”而自惭形秽。所以咱们不应以文化冲突的心态看待东西方文化呈现的形式,可也真的无须主动“投降”,习惯于穿“西装”,久了就以为只有西装才是“正装”。

我们应该在文化交融中更加深刻认识自己的价值定位,不能不加甄别地吸收“文化垃圾”而污染自我,也不可未加甄别地传送“文化泡沫”而误导自身,要更加注重美的价值的升华和美的表达方式的提升。而作为有独特性的中国书法,正如有人说的“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理所当然应该成为东西文艺交流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美学形式予以呈现,展示最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意义又有人类共同价值的“美”,增强文化的自信,定好自己的坐标,分享独特的美丽。



■莫颂军 行草立轴
自撰雷歌三首

我的“年例”

■莫颂军(湛江市书协副主席)

忙碌了一年的人们,稍稍放慢奔波的脚步,寻回自己喜欢的生活状态,用属于自己的方式尽情享受新春的馈赠,形成特定的习惯庆贺新年,这便是每个人心中的“年例”。

在雷州,是书法成就了我的知名度。每逢新春佳节,拿起毛笔为亲朋好友书写春联自然成了我无法回避的头等大事,这是我从学校毕业走出社会后三十多年来从没改变过的“年例”。平日喜欢写雷歌的我,回顾多年的“年例”经历,曾经有过这样的调侃:“礼厚未必博人爱,我把写联当年例。祝福有心情无价,写日写夜写到危(雷语读:倪)。”

过年贴春联,必须尊重索联者的选择。有人喜欢经典的老联,有人则喜欢紧跟形势追逐新意的。因而,祈求平安吉祥者有之,希望事业昌隆、财源滚滚者有之,既要人丁兴旺、又要财源广进者更有之,多元需求,不一而足。所以,元旦刚过,我便拜托在楹联撰写方面造诣较高的朋友帮忙收集,开始张罗“年例”的事了。因为网上的对联良莠不分,关键是为了保证格律规范严谨,联意妥帖新颖。之后是要储备好各种规格足够的对联纸,且尽量是市面上质量较好的。由于公务在身,且岁末年初也是最为繁忙的时候,为了不影响工作,我总是采取下班后赶写一批,晚上赶写一批,周末尽量多写一些的办法应付。在这过程中,我尽量回避一些一般性的应酬,以便集中时间和精力赶写对联,尽可能避免临到除夕还得动笔应付的尴尬。亲朋好友中,有固定的“客户”,更多的是慕名前来拒绝不了的“新欢”,服务对象可谓与“年”俱增,因而每一年所付出的精力和体力有增无减。尽管我平日坚持打太极拳,修炼出不错的“腿功”,可一连个多月天天如是的连轴转,的确是消耗体力的苦差,往往是写时不在意,一停下笔来便觉困倦不堪。“忙中偷闲日夜写,贴纸贴墨不辞劳”便是我忙于“年例”的真实写照。

雷州市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书法之乡、中国楹联文化城市,这几块金字招牌是雷州文化人引以为荣的光环,更是激励雷州学子不断奋进的源泉和动力。使命在肩,必须从我做起!所以,年前的时光,我的身影或在广场,或在企业,或在社区,或在农村,反正跟着队伍走。每到之处,因为名声在外,围观排队要求让我写联的人是最多的。

“站久腰酸脚也痛,还要继续开夜车。待到春雷一声响,祝福无言贴满城。”这首雷歌是我多年写春联发出的感慨。不能不说,这属于我的“年例”,是件“累并快乐着”的活儿,它将陪伴着我年复一年,乃至慢慢老去。